

蔡源煌

封殺・再出發

評小野的「蛹之生」・「試管蜘蛛」

生命是一塊苦肉凍。

我們不是處於鑽石之中心。

——「惡之美」，史蒂文斯

生命的空間環境不是像一顆鑽石的正中央部分那樣完美無疵。然而，我們難道就此低頭，就此放棄？黃昏天際，鴿羣飛入黑暗中，儘管它們對自己命運毫無把握，它們仍然展翅飛下去！生命的苦肉凍不易下嚥，但是不可以不吃；命運無從捉摸，但是仍得張翅力飛；生命的空間並非一無瑕疵，但是難能可貴者在於如何浸染其中，找出生命之真諦。小野的小說把人物擺在一個價值紊亂的小社會裏（如大學生），呈現一個執著於正面價值的人如何擇善固執，正是這種努力。

最後一局下半，神鷹朱進財打擊。兩好球三壞球，滿球數，兩人出局，跑者林金輝在三壘，雙方比數三比二，紅蕃隊領先神鷹隊一分。投手第六個球投出，朱進財揮棒，球飛向左外野。朱進財朝一壘飛奔（渴望當場跌跤被封殺！），轉向二壘。球碰到全壘打線的牆板彈回來。是二壘安打。林金輝跑向本壘得分，雙方比數拉平。朱進財又衝向三壘——三壘手漏接——朱進財跑回本壘，被觸殺。一壘、二壘、三壘、本壘。播報的體育記者楞住了；他說朱進財心存僥倖、失去控制、喪失了理智，沒有判斷能力了！母親、

教練和鄉里父老說非贏不可；父親說，豬賣掉了，二十萬賭注輸不得！朱進財跑得真快，快得難以置信。可是，「封殺」爲什麼得獎？因爲跑壘的不祇林金輝、朱進財，還有小野！如果封殺是一個必然性，小野要眼見這個必然性所窩藏的價值倒錯一併封殺。所以他讓朱進財打出二壘安打，然後跟在後者背後猛推直衝。朱進財遭觸殺，乃是道德狙擊手小野使然！

姚一葦先生說「封殺」很見功力，孟瑤女士說「封殺」的佈局匠心靈活；朱炎先生說這些長處也正是它的短處——主題簡單有力，卻沒有掩隱之美；氣氛緊張懸宕，卻沒有引人入勝，讓讀者低迴冥思的境界。

朱先生的評語一針見血，筆者深有同感。朱先生強調掩隱之美與境界；何以小野的作品獨缺乏這種境界？「封殺」得獎，筆者覺得意外；記得以前讀「蛹之生」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。於是決心重讀「蛹之生」，並買了「試管蜘蛛」來細嚼一番以探究竟。筆者發現，問題的關鍵在於小野缺乏「消極能力」(Negative Capability)：缺乏消極能力，則非獨無法臻至掩隱之美，而且會像「封殺」的轉播記者一

連串用了許多主觀的評語，說打擊者不該心存僥倖，失去控制、喪失了理智，沒有判斷能力了！弄得聽衆(讀者)撲朔迷離。

「蛹之生」主題，內容均相當豐富，可惜技巧方面忽略了消極能力的考慮；及至「試管蜘蛛」則已克服了此一困難。因此，筆者假想，「蛹之生」是習作階段，「試管蜘蛛」是肯定時期。

「蛹之生」收集了十五篇早期作品，除「大義滅親記」、「白沙灣的驟雨」、「紅門內的芭樂樹」外，其餘十二篇均直接勾勒大學生的價值問題。其中有一種造型突出的大學生，讀者不難想像大約是那種長髮垂肩(垂肩也許誇張，罩及衣領總有吧)、喇叭褲、高後跟皮鞋的。他們的工作是泡(罩)馬子(馬子愈多「管」愈好)、麻將、彈子、擦地板、壓馬路、郊遊。這部集子，可以用標題篇裏的一句話來囊括：「大膽的揭發了目前大學生的許多缺點和弊病，譬如考試舞弊、整日空談言不及義、思想貧乏而且污染等」(一九八頁)。至於小野的小說使命與方向，則可以由下列這一段話窺得一斑。小野透過一個作家(秦泉)的膩友(趙一風)說：

小說如果不能描寫活生生的社會、描寫活生生的人羣，那麼小說便失去意義。何況小說最終極的目的，是要對於現狀有所批評以求改進……。（一九九頁）

這段文字，顯然是種現身說法，點出了小野習作時期的創作目標。小野選擇了大學生為批評對象，理由不言可喻。大學生都是躍過龍門（聯考的鯉魚）不少人認為大學生意味著某種特殊身分：「一亮出大學生的招牌，馬子都好罩多了」（七〇頁）。至於應付考試，頂多也祇是「一個晚上主義」，考前澈夜通宵一個晚上，祇要情報來源可靠就解決了。混到了文憑，服過兵役，便昂首闊步邁向出國放洋之路。「第六個兒子」裏的老父親含辛茹苦把五個孩子養大，孩子却一個個飛去美國。公兒信上的祝福雖然寫着「敬祝健康、快樂」，但是，老父親真的健康、快樂嗎？老父親將一個海棉枕頭晉封為「第六個兒子」，心臟痛絞時，便抱在懷裏——「一半是生理的，一半是心理的」安慰。老父理性化說：沒有生命的東西有時反而比有生命的東西可愛呢。有一天傍晚，徐老先生悄悄地走了；范醫師收起聽診器，拾起掉在床下的枕頭，放

回徐老先生的胸口。范醫師突然想起計開上一些虛假的字句：「不孝男隨侍在側」。養兒防老？靠不住！

這一系列早期作品中，小野不時提出大學生的價值問題：有時則採用反面暗示，有時候則正、反價值觀同時兼顧並列鋪陳。「周的眼淚」描寫上實驗課的一羣學生本末倒置，祇求答案接近標準數據，實驗過程中從不實事求是。周篤行與一組的張凡便是一個很明顯的對照。有一回，老師說是做棉子油酸值測定，殊不知老師給的不是棉子油，而是玉米油。實驗的結果與課本上的答案相距甚大，然而，同學們都紛紛改了一個接近棉子油酸值的數據。輪到周篤行上講臺寫數據，他一度也跟著其他各組更改，同組的張凡心裏想：老周總算開竅了！可是，一念之間，周篤行堅持既有的原則，將實驗所得原原本本寫上去。這一次，全班唯獨他做對了。同樣地，「家教這一行」的小李與「陳嫂的煩惱」的張姓同學，也都能正視事態之清濁而固守正確的價值觀。

小說佈局之要素不外乎人物、情節、主題、氣氛、風格（文體）五種。就上述五種要素的比重而言，「蛹之生」大抵屬於主題佈局，旨在指陳正確的價值觀

，道德寓意較濃，難免流於說教；不過探究這些早期習作的成績，最明顯的缺失不在於銳利的說教筆鋒——相信這一點點說教，讀者是能接受的。反之，最明顯的缺失在於鋪陳過程完全缺乏消極能力的考慮。復以主題佈局的限制，作者似乎覺得必完成教誨主題而後已，故而往往身不由己，人格十分暴露。

例如說「財迷」一篇，就有這種缺憾。敘述者說，他們住了二十年的房子由於萬大計劃要拆除，而那一陣子又因父親心臟病發作，「全家人也因此籠罩上一層陰影」，於是他發覺他變了，變得崇拜金錢，以爲金錢是萬能的。他參加各種徵文比賽，目的祇在獎金。他甚至參加佛學論文比賽，而且還入選了。頒獎之前，有位居士說，獎金是老和尚提供，老和尚辛辛苦苦一生，以其積蓄作爲獎金旨在提倡佛學研究。爲了獎金寫論文，貪圖金錢，就表示無法看破，就無須研究佛學。故事大可以此爲轉捩點，將老和尚的辛苦一生與苦心積慮深刻指述，讓敘述者聽聞之後加劇良心不安或有所參悟。然而，小野却以敘述者的表哥突遭車禍死亡來促成頓悟。突然冒出一個表哥來，而且刻意帶上一筆，陳述表哥生前的話說：人只能活一次，一

定要活得充實、活得有意義（一九頁），似有節外生枝之感。這個頓悟完全發自內心，內心之神啓繫於小說中某一設計；然則，表哥之死於故事中來得極爲唐突，殊出讀者所料。

另一篇「笛·沙鷗」的尾聲，也給人一種矯飾不自然的感覺。陶玉雁之出現，於小說情節發展來說，配合得恰到好處。最後一次聚首的夜晚的笛聲，雖然近似「神迹」的安排，不過，於海濱沙灘月夜的浪漫氣氛烘托之下極爲成功。篇中一再揭示人力之極限與困境，意示生命的範疇中，有許多目標，就有限的人力而言是無法臻至十全十美的。這種困境的體認，雖然不無悲劇意識與情調，多少也意味著某種浪漫的哀傷的美。當晚，陶玉雁與孟天爵分手時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這樣分手不也很好嗎？」也就是說，生命中有許多事物，不必待實現完成始謂之美！既然如此，爲什麼一定要安排贈留遺物（陶玉雁留給孟天爵的一捲卡氏錄音帶）一節，而且還畫蛇添足說明那晚聽到的笛聲是擴音器播放出來的？

上述兩篇，問題均在於結局的處理。由於主題意識的執著，幾乎成了作者之一種強迫觀念，作者的主

觀，於行筆之間顯露無遺。結局的處理過分遷就主題之完成與實現，毫無保留，令讀者沒有「低迴冥思」的餘地。相反地，讀者如果仔細讀「白沙灣的驟雨」一篇，便可發現所謂「客觀呈現」的成就。

筆者認為，「白沙灣的驟雨」是全集中最完整的一篇。故事以白沙灣海水浴場為背景，一開始作者在顏色的對照效果上就運用得相當成功：一個穿橘紅泳褲的男孩，一個剛換好粉紅色露背游泳衣的少女。兩種顏色象徵了戰後出生的幸福的一代。接着，作者描寫一個兜售飲料，茶葉蛋的中年婦人，顏色設計相當落實：

一個裹著烏黑長袖、烏黑長褲的中年婦人，背上挑了一根扁擔，前端是一個沉甸甸的鐵皮箱子，後端是一個陳舊的竹簍。（那種竹簍泛著黑褐色顯得比我年齡還大，少說也是民國二十六年左右的古董吧。）（九三頁）

由於年代的刻意安排，中年婦人勾起了八年抗戰的慘烈悲壯記憶。敘述者坦承說：

我抬頭和他目光接觸。天哪，那是一對怎樣的瞳孔？像是多年戰亂、顛沛流離後的無助，盛

滿了她的眼眶。我數不清生活的負荷在她額上烙下幾件傷痕。彷彿見到距離現在有三十多年以前，炸彈把碎片刺在那些抱頭鼠竄的同胞臉上，或許就是這般黝黑、這般無助。（九四頁）

在本篇的另一個插曲中，這個母題的意義更為明顯。四個日本人，帶著四個把頭髮染成土黃色的女孩在浴場嬉戲。其中一個蓄八字鬚的日本人用白毛巾蒙住眼睛，抓一根竹子在砍「臺灣產的大西瓜」。前面描寫婦人的竹簍，說它「少說也是民國二十六年左右的古董」，這裏描寫日本人砍西瓜，用意已極明顯。抗戰的慘痛歷史記憶活生生地映在讀者眼前。可是，那個吧女染上黃頭髮，民族自信與民族本色何在？作者把握了排比手法接著描寫道：一個日本人用手掌劈開西瓜，一旁的中國小孩羨慕地叫道：「哇，空手道！」

驟雨來時，大夥兒紛紛躲入服務臺，室內避雨。這時候，擴音機傳來「中華民國棒球隊蟬聯世界冠軍」的消息。播音員興奮得聲音顫抖，其實敘述者、讀者的心靈又何嘗不也在顫抖呢？本篇以此而結束，全

篇主題也於此而格外彰著。作者始終保持了客觀的美感距離，不假多餘的筆墨雕飾，而題意決然，實為消極能力發揮極致之絕佳寫照。

標題篇小說，是小野創作生涯中顯著的初步轉捩點；描寫幾位年輕人如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，肯於犧牲——利他主義的犧牲與服務熱忱。故事中，他們上大屯山郊遊，發現了一顆大蛹，引發了趙一風對蛹的界說：「對於完全變態的昆蟲，蛹是取食生長與求偶繁殖的中間過渡期」（二三三頁）。這項定義祇是純粹就生命過程而言，精神意義未盡刻繪；及至篇尾，小強與小蘭、白熙鳳決定將秦泉未竟之遺作訂名為「蛹之生」（由小蘭完成），他們說：蛹之生「象徵了一種突破，衝〔充〕滿了無限希望與生機的突破」（二八九頁）。

前文已指出，小野的第一部小說集「蛹之生」成於習作階段，「試管蜘蛛」諸篇則已進入肯定時期。上引該句話，正好可以作為小野創作生涯的一個小註腳。如何肯定法？謹此挑出幾篇來介紹。

第一篇是「天堂失眠症」。作者表示該篇與海明威有關，同時指出該篇之主題說：「海明威筆下的人

，許多都是用腦過度，晚上睡不著的，……都是一些被失眠折磨的角色，我所寫失眠的小松，真正縈繞他內心的是自己家國與民族的命運，但他不像阿昆表現得那般強烈，他在讀者心目中仍只是個物化很深、對社會國家毫不關心的個人主義者，因此無時不受責任感及良知的鞭策……」（序部九頁）。這段文字是作者本人對該篇的主題表白，嚴格說也是多餘的。倘若不讀這段表白，我們毋寧說作者是以嘲諷方式呈現反面價值觀，然而正面價值觀也隱約自明。作者對消極能力的顧慮自此也可窺見蜘蛛馬跡了。

「天堂失眠症」全篇中祇有兩個動作（小松上兩次廁所），其餘均採意識流手法，描寫一個軍醫預官失眠時的遐想。以前接受基礎教育時，野外課回來，累得上床就呼呼睡著，如今輕鬆了，精力充沛，夜晚睡不著，心裏盡是遐思異想：斑馬、皇蛾、蛇目蝶、蛺蝶、原始野人、旋腰扭臀的女孩……（三頁）。一開始，這些超現實的意象使氣氛變得深沉鬱重，有如夢魘之怪誕無著。可是，「兩個豐滿的女孩盡情的旋著腰、扭著臀」以及顏色的選擇，均不乏聲色場合的沉淪指示。以此觀之，小松所代表的墮落價值也就不

言自明了。接著，小松又想起基礎教育時的番仔連長與陳明昆。篇中陳明昆則顯然代表了正面價值。

一夜輾轉床榻，都快天亮了還是不能入睡。於是小松想起「超覺靜坐」的法子：「只要尋到每個人自己所獨有的特音，然後默念這個特音，就可以摒除雜念，解除任何給中樞神經的外在壓力」（一三頁）。最妙的是，他所尋到的特音是「錢、錢、錢……」。全篇自始至終，一直保持著相當戲劇性的衝突張力；如果用佛斯特的術語來說，小松便是一個道地的扁平角色（flat character），其造型係依循著他所代表的反面價值而塑造。篇中正反價值觀井然可辨，而不待作者置評，主題已呈現得淋漓盡致，人物刻繪亦入木三分！

「試管蜘蛛」一篇可與第一部小說集的「笛、沙鷗」一併研讀。後者的孟天爵已指出：「人類常想藉著高超的智慧來駕馭自然，可是却常迷失了自己」（一六三頁）。如果說，「笛、沙鷗」在某種意義上是孟天爵的一齣未完的悲劇，「試管蜘蛛」便是其延續和完成。全篇分金木水火土五個單元循序漸進，配合周密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相剋相生，代表了中國人對

宇宙存在問題的看法，故而也蘊示了魏老的掙扎中潛存而不可避免的危機。而破壞這個宇宙秩序的代價，便是毀滅！

「西撒老矣」的郭洋、白依玲使讀者想起「蛹之生」的吳霜：他們都為家人而做了崇高的犧牲。人不能沒有理想，但得於現實，又不得不妥協。問題是在妥協過程中，個人是否仍能保有純潔的心靈。郭洋清還了父親的債務，醫好母親的病和弟弟的傷，可是眼前那裏看到往日的理想？本篇最後一句描寫郭洋坐在自家用轎車內，望著滿天的星斗，自忖道：明天該是個晴天吧！這一句一語道破了生命的格局：為了生活，日復一日，總不能不冀望明天過得比今天充足；人的困頓在此，人的偉大也在此。可是，作者對郭洋的評價是保留的。篇中有一段描寫郭洋的「理性化」是這樣說的：

……彷彿蒙了塵的心靈般，那些塵埃也埋藏了劍橋的艾德樓，也埋葬了牛頓、埋葬了法拉第。什麼？是海闊天空？什麼？叫志在四方？這些只不過是年輕時代的衝動和愚昧的幼稚心理罷了——郭洋如此安慰自己；在他那狹窄而富裕的

生活圈裏，他顯得十分滿足。（八三頁）

此外，「咖啡裏有月亮」與「哈姆雷特的血液」也頗爲可觀。「咖啡裏的月亮」主題近似「白沙灣的驟雨」，探討民族自尊的建立。公司的總經理是洋人，所有職員敬而畏之。有一回，他要求工廠趕工、加倍生產量；唯獨林善土據理力爭，認爲如此必影響品質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商品被退了。後來，由林善土重擬一套計劃，以爲彌補；計劃成功時，總經理大爲折服，約了林善土與秘書吳月琴在公司洋臺上喝咖啡以示慶祝。全篇之戲劇性繫於吳月琴（康妮）對林善土的愛慕。三人在洋臺上慶祝，康妮有了機會接近林善土。談話中，林善土和她談及月亮是否外國的圓？最後，康妮急欲試探林是否已有女朋友，想不到林已訂婚，未婚妻在臺南。一時之間，康妮覺得頭暈眼花；「天上的月亮變成橢圓，然後扁了下去，一分爲二，再裂成四個，切割成八個……」。

「哈姆雷特的血液」描寫一個醫生因年輕時候父親遭誤診死亡，心理上永遠去除不掉這個情結。沒想到後來他遇上了當年誤診他父親的翁醫師的兒子，騙了後者的未婚妻又始亂終棄。一連串的行動，祇爲了

兩個字：報復。更沒想到的是對方也查知他的身世，對他寬容有加，想藉此化消他心中的仇恨。全篇做精神治療方法的過程呈現出來，敘述者兼主人翁來看了一個血清、血漿專家杜醫師求診，看他的血液裏究竟有什麼「毒」，情不自禁開始一番自我告白，傾訴完畢便釋然離去，人物內心之衝突盡在其中，堪稱力作。

「蛹之生」既係比主題佈局，道德寓意強烈，作者往往不知不覺滲入主觀情感，對事態置評諸多，殊不知祇要正反價值之呈現深刻，作者的立場亦自相得益彰，毋需多加筆墨矯飾，惟恐讀者不知作者之用心良苦。「試管蜘蛛」無庸諱言已蛻殼而出，褪去了主觀的滲透，在消極能力的考慮上尤爲一得，本文中所以舉出的五篇於客觀呈現上，較諸早期諸篇，境界顯然有深度多了。如今「封殺」一篇，又如朱炎先生所說「沒有掩隱之美」，是否意味著肯定之工夫尚未到家？果如是，則作者必得重新考慮消極能力的意義了。筆者覺得：小野若要更上一層樓，似乎有必要封殺主觀情感人格的暴露，以「天堂失眠症」諸篇所反映的超然觀點爲範例，重新覓求再出發的起點。